



奇才·鬼才·怪才

JIA PINGAO

贾平凹

西安出版社





83
38
2
L9001

奇才·鬼才·怪才

070584



贾平凹

井 频 孙见喜

西安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第 015 号

责任编辑:王 莹

封面设计:宋晓明

奇才 怪才 鬼才

贾平凹

井 频 孙见喜 著

西安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东大街王润 33 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

陕西省地矿局测绘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7.5 印张 145 万字

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

ISBN 7—80594—084—3/I·10

定价:5.00 元

内 容 提 要

贾平凹以其鲜明的独创个性、令人目眩的优质高产,形成了他在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美学现象,而享誉海内外,是新时期中国文坛,升起的一颗闪亮的星。已故台湾女作家三毛,尊称他为大师级作家,有人说,他是奇才、怪才、鬼才;有人说,他是什么星宿下凡、什么精灵附体;有人说,他有个神秘的创作机器……似乎,这成了一个众多人都想猜而总也没有猜着的谜。本书的两位作者,各以不同的视角、不同的笔法,多侧面、多层次地对贾平凹,进行了透视与展现。有关于作家的身世、成长、家史、环境、个性、爱好、婚恋、爱情、为人处世、趣闻佳话……的详实描述;有关于作家的艺术追求、文学主张、创作生涯、写作心态、名篇背景、心得体会、社会评述……的真实记载。特别是书中详细介绍了被称为当代《金瓶梅》——《废都》的创作过程和素材。

目 录

说说贾平凹的平凹.....	井 频(1)
见了杏子就不要命.....	(6)
麻将桌上露峥嵘	(12)
大鬼、小鬼.....	(17)
结婚拜稿纸	(21)
山石明月的爱	(26)
妻子·爱人	(49)
《废都》与女儿的日记	(60)
文学的精灵	(75)
名人的朋友	(83)
平凹混背了	(90)
中国文坛第一卦	(94)
金凤玉露.....	孙见喜(100)
列子御风而行.....	孙见喜(107)
梅妻石夫图.....	(111)
七月如火扑.....	(118)
第 40 号作品:如莲的喜悦.....	(125)
小说·诗歌·画.....	(140)
在喧嚣中潜泳.....	(151)
会见魏侃.....	(208)

贾平凹在香港..... (225)

..... ()

..... ()

..... ()

..... ()

是好人？还是坏人？ 说说贾平凹的平凹

中国文坛出了个贾平凹，他的成功、他的独特、他的现象……令人目眩，令人惊喜，令人诧异，令人称奇……

有人说，他是怪才，奇才，鬼才；有人说他是天上的星宿下凡，是什么精灵附体；有人说，他有个神秘的他作创机器，或是有多少人的写作班子……

他似乎是个谜，一个好多人都在猜又好象总也猜透的谜。

国内国外有贾平凹的研究所。评论他的文章,描写他的作品,研究他的专著……不断涌向书市,遍及书刊报端。

作者由于偶然必然有意无意的机缘,不知不觉也走进了这众多猜谜者的行列。

1990年,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秘书处,拟出一套丛书,名曰:《当代青年群星谱》。书分4册,多侧面、多角度地反映当代中国青年人才成长的道路、前进的足迹,从而构成当代青年人才荟萃、群星璀璨的壮丽画卷。在全国100余位反映对象中,陕西被选中了两位,其中一个就是贾平凹。按规定,由反映对象自己选择撰稿人。不才有幸,承蒙平凹夫妇信赖,要我来写他的文章。友情难却,也就不揣浅陋了。

那文章的标题是:他乘着风,风乘着他。风,喻时代,喻潮流。还加了个副题——贾平凹怎样实现自我。在当时,可能因为自我实现这个词犯忌讳,出书时被删掉了。我是用胡征的一封信,作为文章的开头。胡征是老一辈著名诗人,比贾平凹年长30余岁,鉴赏眼光极高,时下一些驰名的重要著作,往往都很难使他老看上眼。刚开始读平凹的长篇小说《浮躁》,并未引起怎样注意,然而,老人越读兴趣越浓,及至阅罢全书,激动不已,按捺不住,遂提笔给我和妻子,写了一信。信中有这样一段:

今午读完《浮躁》,大开眼界,这世界毕竟是年轻人的。回味别氏读果氏(俄国伟大作家别林斯基读果戈里——引者)著作、胡风先生读路翎著作那种激情之升华,确实异代同感!年纪轻轻的硕大头脑,蓄有如此丰富人生阅历,此八斗之才,非平庸之辈所能企及的,当为中国

创作界举杯庆贺！

我以此信作开端，从文道人道切入，多侧面、多角度地描写了贾平凹的成功，洋洋洒洒近万言。作品出来后，得到反映对象首肯，国内几家报刊作了转载。作者不禁暗自窃喜。

1991年6月，西安市文联和西安市作家协会，举办“贾平凹近作研讨会”。会上，我结识了李健鸣女士，她在德国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工作，是研究法国文学的专家。女士热忱豪爽，思维敏捷，有识有见，一晤之下，便令人敬爱。每每与之交谈，颇有顿开茅塞之感。善于言谈，健于争鸣，恰如其名。到会的头一天晚上，她看了当时正在重点宣传的一部电视剧，第二天在饭桌上，她便发表了一通颇有见地的宏论。钦佩之下，遂把我写贾平凹的那篇报告文学拿给她，说明很想听听女士高见。很快，她给我写了一个便笺：

我很喜欢标题中的“风”字，只是你的内容与自然的风光无关，还是更象描写作家的一股“风”，当然是与这部丛书的要求有关。

能不能不去写他，因为我想不应该把他塑成一个可看性的作家，不应该试图让读者去理解他，因为我看了对他的介绍所得的印象，与我看的作品的感受绝对对不上。也许我感兴趣的只是他的内心，以及内心的变化，但这些只是属于他的。

要是有一天，我看到人们在描写他的“可恨”，这世界就有意思了，因为一旦他成为众人心中的“善人”，我们就会失去了一个天才。

李健鸣

PS:下一次讨论会,我的题目是:《贾平凹作品中的凹凸》
(辩证)

PS:贾平凹的高,就在于他的思考,已经没有道德的束索,所以他是自由的。

短短数语,言简意赅。尽管要的就是听取她的批评,但我仍然感到了震撼,思路顿时开阔了许多。在一种感激的心情下,我决定今后不再写这类作品了,特别是对贾平凹这样的作家。

事出无奈,出于各种缘由,几个朋友又把我推到了老虎背上。盛情难却,只得免为其难,再来凑凑热闹了。但我不能忘记李女士那便笺,我不能不反复审视过去所写的、以及储存在头脑的对平凹的所知所见所闻。作为多年好友,对他的内心及其变化,当然也不是一无所知。然而,李健鸣女士说的好,那“只是属于他的”,我有权披露吗?至于他的“可恨”,也许有或者肯定有。因为李女士说了,“一旦他成为众人心中的‘善人’,我们就会失去了一个天才。”现在,天才明明就在我们身边,他怎能没有“可恨”的地方呢?不过,多少年形成的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的思维模式,还在主宰着众多人的头脑,人与人常困于缺乏勾通和理解,我又怎能不为贤者讳呢?

研究他作品中的凹凸,或许比较容易,如若说道他本人有凹有凸,正象他的自白那样:“我是一个好人,也是一个坏人,是坏好人”(《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》)。从这个角度写,我却深感既缺乏必要的资料,更无足够的研究。想来想去,还是依据自己的新知新见新闻,自己的所感所思所想,作为朋友的印

象，东拉西扯、闲言碎语说说平凹，力求比较真实地勾勒出他的某几个侧面。面对他斑驳多彩、变幻莫测的文学现象，我仅从自己这一视角，再来猜猜他这个谜吧。

070584

见了杏子就不要命

于 怎样才能取得成功，鲁迅先生有过精辟的比喻，他说：“无论爱什么——饭、异性、国、人类等等——只有纠缠如毒蛇，执着如怨鬼，二六时中，没有正时者有些。”

贾平凹正是这样。在文学道路上的追求，他可真真的是“纠缠如毒蛇，执着如怨鬼”。就在日常生活中，他的许多习惯和爱好，也很能展现出事业上的这些特点。有首民谣，描写陕西人是：“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，三千万儿女

齐吼秦腔；吃碗捞面喜气洋洋，没有辣子都都嚷嚷”。而贾平凹岂止是都都嚷嚷，没有辣子简直就象丢了命。一次，在某小县城出差，夜晚，他的肚子闹起饥荒，找到一家已经关门的饭店，好说歹说，叫开门买了个干饼子，然后又央求掌柜婆，给饼子上夹一筷子辣子，他情愿出高价。掌柜婆见他对这辣嘴货如此钟爱，便免费给他挖了一汤勺酱油拌的辣子。贾平凹如同喜从天降，嚼着干饼子，就象啃着红烧肘子。第二天在公路边等班车时，买了两个素菜包子，一边想着昨天晚上不要钱的辣子，一边伸手在另一家饭摊的辣罐里挖辣子。不料，这饭摊主儿，和昨晚的掌柜婆不是一路人，只听他一声喝斥：“你咋随便动手哩！”平凹赶紧缩回手，忙说：“我出钱买！”那主儿是个犟货，本是嫌他在别家买包子在自己的摊上挖辣子，于是就象小娃的牛牛——越扳越硬，头一拧撂了一句话：“不卖！”平凹无奈，只得窝着满肚子火，香喷喷热腾腾的大包子，就象嚼蜡一般难以下咽。在饭食中，他最爱吃苞谷糝子面，隔三岔五就叫妻子做上一大锅，盆子般的大老碗，盛得满都都，油泼辣子一拌，吃得满头大汗，呼呼噜噜。朋友家请吃饭，满桌子鱼虾鸡鸭，他不感兴趣，却要人家来两碗糝子面。在美国访问，给国内通电话，问他在外边生活怎么样，他回答：“什么都好，就是洋面包吃不饱，老想吃糝子面。”他嗜烟如命，每天至少抽两包，去外地写作或开会，宁可不带换洗衣服，也得带上十来条烟。朋友向他列举抽烟的种种害处，他则反问：“那邓小平为啥还抽，那命不比咱金贵？”有人要妻子韩俊芳帮他戒烟，他则说：“我最大的愿望，就是叫她也能抽上瘾！”

最能说明他喜爱什么不要命的这种特点，大概就是吃杏子了。他一见杏子，可真的就不要命了。有一次他竟吃了两三

斤,吃得发烧流鼻血。但下一次见了这酸不溜叽的玩艺儿,还是照样馋得流口水。一天,他和朋友出外办事,路过西安大北门,贾平凹忽地看见个卖杏的,眼睛一亮,来了个紧急煞车。就象走在戈壁滩发现了清泉,蹲在杏筐子跟前,就往往怀里刨。可一摸口袋,没带人民币,便向朋友借钱,称了两斤多。一边朝嘴里猛塞,一边往裤兜里狠装,就象有人在跟他抢似的。最后还剩下十几个没地方放,心想,只有暂放到朋友的提包里,可又怕人家吃了。正在作难,只见朋友果然拿了一个杏子,就往嘴里放,他一下着急了,可很快又见朋友把杏子吐了出来,且用两手捂住嘴,牙疼得说不出话,这一下可以放了。他不禁暗自高兴,便把十来个杏子,毫无顾虑地暂存在那提包里。不过还是下意识地叮咛了一句:“你牙不好,就别尝了,吃了也是浪费。”

兴致勃勃蹬着车子,滔滔不绝神吹杏子,说可别小瞧这园蛋蛋,色香味俱佳,在水果里营养居上乘;杏子是采天地之灵气,聚日月之精华,无各样瓜果弊端,有五谷所无之养份……他的这篇《杏颂》,简直可以和屈原的《橘颂》相比美了,说得连他自己的口水都流出来了。于是,就跳下车子,大吞大嚼一番;然后,蹬上车子再继续颂杏。就这样,停下车吃,登上车颂,走走停停,停停走走。不过,他可没忘记,得先把朋友提包里的吃了,再动自己裤兜里的库存。

如同生活里的这些习惯特点一样,他对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,也都是如此酷爱不舍。不管什么,只要有兴趣,便全身心投入。就象吃杏子,即使发烧流鼻血,也都不撒手,已故作家路遥说:平凹这家伙,弄啥成啥。他酷爱山歌小调、地方戏曲。家乡的“商洛花鼓”,在他心中占有特殊位置。他专程去深山野

村，采访民间艺人，本子上记满了新词老调。在镇安县的一位农妇那里，他学了一首叫《苦杏子树》的爱情山歌。以后外出开会、单位联欢、文友相聚……他总爱唱这山歌，成了他的拿手好戏、保留节目。以致后来在美国国会大厦图书馆举办的招待会上，面对着众多的黄发白肤碧眼儿，他依然深情自若地唱着这家乡小曲，博得洋人一片掌声。接着，“美国之音”又面向全世界，实况播放了这商洛客的土腔土调。他是西安市作家协会的主席，有朋友开玩笑，建议他把这《苦李子树》，作为西安市作协的会歌。他很正经地答覆：“我没说的，这事儿就怕理事会通不过。”

在各种地方戏曲中，他最喜爱山西的蒲州梆子。家里有许多盘蒲剧录音带，常常开动机子，摇头晃脑，品味欣赏，飘飘欲仙。1990年初冬，他和我专程赶到山西运城，观看蒲剧调演。虽说他是老陕，对外地梆子不仅不排斥，而且迷恋的那种程度，委实叫我难以置信。每次一走出剧场，也嘴里老是不停地哼唱着，美滋滋地自我陶醉，还时不时向我挑衅：“咱唱的有味道吧！你这老山西，也能来两句？”在运城，他还特地请人找来一本蒲剧曲谱，又找了一张工程图纸，一个人钻在简陋的旅社里，爬在桌上，在图纸上勾划着一道道线条，标志出曲调的高低强弱变化，从中揣摩体味阴阳顿挫音律韵味。那天晚上，看了运城地区蒲剧团新编的《西厢记》，他很激动，赞不绝口。一出剧场就不停地说：“戏都这样搞，我不信就没有观众！”那天晚上，他躺在床上，怎么也睡不着，一阵儿回味品赏着剧情故事、唱做念打，一阵儿又推敲捉摸演员的名字。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就这么辗转反侧难以成眠。第二天早晨，只见他一爬出被窝，脸也没洗，应纸上写着什么。我过去一看，始知他是

运城地区蒲剧团几个主要演员的名字，缀成了一幅颇有意境的楹联。象平日那样，写到得意处，总想对人念念，显示一番。他拿起纸，头一仰，朝着我朗朗诵读。随后又修改了几个地方，早点过后，我们便一起去蒲剧团。他忍着伤风感冒的痛楚，顶着阵阵寒风，兴致勃勃要给人家写字留念。

平日，平凹常爱吹，某某人求他写了一幅字，便送他一件价值800元的皮袄，炫耀他的墨迹之珍贵。究竟送没送他这东西，谁也没去查证。不过，笔者却知道这样一件真事：一次，他去首都参加一个全国性会议，临行之前，接到北京一位先生来函，请他写一幅字，开会时转交本人，酬金或叫润笔费1000元。信是我带给他的，因而得知此事。我只说他肯定满足了人家的要求，待他首都归来，一问，才知他压根儿就没动笔。可以说，不少人为得到他一幅字、几个墨迹，真是欣喜若狂，如获至宝，绫裱绢糊，框镶镜装，唯恐碰了伤了。

今日，贾才子竟是带病主动上门题字留念，又是用本团演员的名字缀成的联语，作为剧团的领导人，该怎样感谢才好呢！遗憾的是，我的那位老乡——剧团支部书记，却不知“洛阳纸贵”，还闹了场不愉快。开始，平凹给几个人写了几幅字，应付过去之后，便铺开宣纸，润笔蘸墨，然后意守丹田，凝神运气，挥毫疾书，得意之作一气呵成。正象昨晚《西厢记》里饰演莺莺的武俊英（全国梅花奖获得者），唱到拿手处，台下爆出阵阵掌声一般，此时，围观者冲着平凹笔下的墨宝真迹，不由叫好，啧啧之声不绝于耳。平凹要的就是这个彩，顿时觉得自己仿佛也成了《西厢记》里的莺莺和红娘了，病体的酸痛，周身的寒冷，早已消失到九霄云外了。

最后，落款写了贾平凹三个大字。不料，站在一旁的书记，